



走向边疆

田联韬民族音乐文论集

A Collection of Tian Liantao's
Essays on the Music of China's Minorities

『中央音乐学院科研资助计划』出版资助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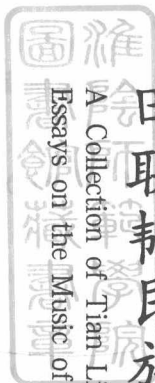
1520142

『中央音乐学院科研资助计划』出版资助

走向边疆

田联韬民族音乐文论集

A Collection of Tian Liantao's
Essays on the Music of China's Minorities



淮阴师院图书馆 1520142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边疆: 田联韬民族音乐文论集/田联韬著. —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0.12

“中央音乐学院科研资助计划”出版资助

ISBN 978 - 7 - 81096 - 361 - 9

I. ①走… II. ①田… III. ①民族音乐—中国—文集
IV. ①J607.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2282 号

走向边疆 —— 田联韬民族音乐文论集

田联韬著

出版发行: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印张: 42.75 彩插: 8 面

印 刷: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1096 - 361 - 9

定 价: 88.00 元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鲍家街 43 号 邮编: 100031

发行部: (010) 66418248 66415711 (传真)



田联韬2000年新疆采风

段志远摄影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图1 / 1972年在云南西盟阿佤山区采风途中
图2 / 1981年在云南德宏州采访景颇族乐手
图3 / 1978年在贵州榕江县苗族山寨采集芦笙乐

图4 / 1980年在云南盈江县采访傣族歌舞“十二马”



图 5



图 6



图 7



图 8

图5 / 西藏兰面具藏戏开场的猎人

图6 / 1988年采访四川藏族巴塘弦子

图7 / 1986年在甘肃甘南州舟曲县藏族村寨采访

图8 / 1988年与贵州黔东南州侗族歌师、歌手合影



图 9



图 10



图 11



图 12

图 9 / 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僧人吹奏甲林

图10 / 藏族宗教乐舞羌姆中的护法神

图11 / 新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表演

图12 / 西藏宫廷乐舞中的达玛鼓手



图 13



图 14



图 15



图 16

图13 / 贵州西北部苗族技艺性的芦笙舞

图14 / 弹奏侗族琵琶的少女

图15 /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的乐器热瓦甫、卡龙、艾捷克

图16 / 云南德宏州傣族长象脚鼓



图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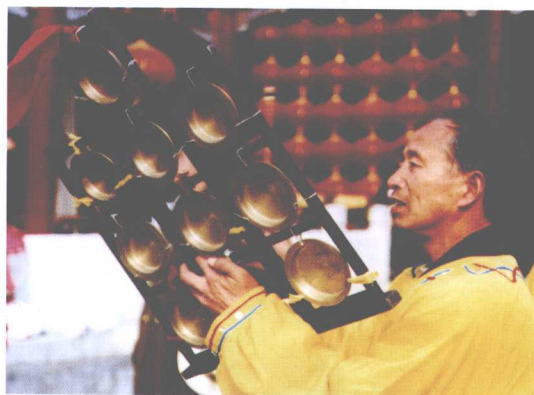


图 18



图 19



图 20

图17 / 云南西盟的佤族乐手
图18 / 北京庙会中的云锣
图19 / 傣族的排钲
图20 / 广东连南县瑶族长鼓舞



图 21



图 22

图21 / 北京庙会中的狮舞

图22 / 云南石林彝族的阿细跳乐

以上图片均为田联韬摄

作者简介

田联韬 1930 年生于天津。民族音乐学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现任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员。1948 年入读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1949 年参军，曾在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西南军区文工团、西南人民文工团、西南人民艺术剧院、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任队员、队长、创作员。1955 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60 年毕业，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文艺系（现为中央民族大学音乐、舞蹈、美术等三个学院）。1984 年起，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曾任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研究室主任、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的教学、创作及研究工作，重点研究中国西南地区民族音乐。先后培养少数民族作曲理论专业及民族音乐学专业本科及博士、硕士生数十人，以及外国留学生数人。1986 年开始指导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93 年经高教部批准为博士生导师，至 2009 年已指导 16 名博士生（5 人在读）。培养的学生中有白、纳西、蒙古、藏、布依、土家、满、达斡尔、彝、汉等民族。

主要学术成果有，论文《侗族的歌唱习俗与多声部民歌》、《中国境内藏族民俗音乐考察研究》、《中国境内佤族传统音乐考察研究》、《中国境内傣族民间音乐考察研究》、《藏传佛教羌姆乐舞音乐考察》、《用法律的观念审视王洛宾西部歌曲的著作权》、《评〈乌苏里船歌〉与赫哲族民歌的著作权争议》、《事实胜于雄辩——一个音乐人对“藏文化毁灭论”的回应》等百余篇。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音乐百科全书》、日本 Kodansha 版《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等辞书，撰写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条目。专著有《藏族传统音乐集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少数民族爱情歌曲集》等。

音乐作品有电影音乐《孔雀公主》、《火娃》、《第三女神》、《爬满青藤的木屋》，电视音乐《红岩》（10 集）、《非洲纪行》，舞剧音乐《凉山巨变》（合作）、《阿凡提的故事》，舞蹈音乐《黄河之水天上来》、《茶花朵朵》、《送粮路上》（合作）等数十首。1997 年应香港回归庆委会约请，创作大型舞蹈音乐《紫荆璀璨耀中华》。器乐作品有钢琴曲《塔吉克舞曲》、《天山的节日》，小提琴曲《帕米尔随想》，大提琴曲《红河的孩子》、《喜马拉雅随想曲》（合作）等。歌曲《家家户户运粮忙》、《边疆，我可爱的家乡》、《格桑拉》、《在这里留下我美丽的梦》等数十首。1993 年荷兰 PAN RECORDS 音像公司出版其采集整理的《藏戏音乐选段》CD 光盘。1983、2005 年先后在香港、北京出版发行电影音乐《孔雀公主》磁带、密纹唱片、CD 光盘。

承担并完成国家教委“七五”、“八五”规划博士点科研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

系统研究”、“藏族传统音乐考察研究”。主持教育部重点科研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文化部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藏族音乐考察研究”。多次应邀赴欧洲、美国、香港、台湾及国内各地出席音乐学术会议和讲学活动。

兼任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特约编审，云南大学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三峡大学艺术学院、贵州师范大学凯里分院等院校客座教授，《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少数民族音乐分支副主编，《中国音乐百科全书》编委、分支主编。香港特区学术评审局特邀评委、香港特区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专家评委。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评委及该校2003——2006年音乐科校外考试委员。

入编多种名人词典，如《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名人大辞典》、《中国当代音乐界名人大辞典》、《中国当代音乐家词典》、英国剑桥《世界音乐名人词典》（International Who's Who in Music）等。

1953年歌曲《家家户户运粮忙》获全国群众歌曲创作评选二等奖。1954年在重庆被评为西南行政区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1983年电影音乐《孔雀公主》被北京电影制片厂评为当年最佳音乐创作。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特殊贡献津贴。1998年被北京市及国家民委评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2004年获文化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辑出版工作“特殊贡献个人奖”。2006年主编专著《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获文化部第二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9年获文化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贺 词

祝贺父亲田联韬 80 大寿，您的儿女田凝和范得康为您感到万分的快乐和自豪。

父亲已从事文艺工作 60 年，从事音乐教育工作也有 50 年了。您为中国少数民族的音乐创作、研究和人才培养尽心竭力，不辞辛劳。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您为了进行民族音乐的实地考察，经常在边疆地区长途跋涉，走遍了多少边远村寨。尽管条件艰苦，面对种种困难，您总是乐观地、愉快地工作着。

您有着明亮的眼睛和敏捷的思维，写下了许多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的文章，创作了许多优美的音乐，您培养的许多学生都已成为各个民族的优秀音乐家。我们为您的成就而高兴。

《走向边疆——田联韬民族音乐文论集》的出版，是对父亲几十年来工作成就的庆祝，也是我们全家的荣耀。

祝福父母亲健康长寿，我们爱你们。

女儿田 凝、女婿范得康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2010 年 7 月 19 日

自序

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中国大地上，一批有志向的中国青年音乐家，走向群众，走向民间，他们背上简单的行囊，带着纸和笔（许多人到60年代才开始用上笨重的磁带录音机），走向祖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怀着满腔热情，跋山涉水，不辞辛劳，深入到边疆的村村寨寨。从北方的戈壁绿洲、内蒙草原、海兰江畔，到南方的云贵高原、雪域西藏、海南五指山上，处处都留下了这些拓荒者的足迹。就像是地质探矿者一样，他们在边疆各地采访调查，尽力挖掘那些深藏在少数民族群众生活中的纯朴美好的音乐，用笔和心记录下一个个音符。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美好的青春岁月奉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各民族同胞平等相待，和睦共处，亲密如同兄弟姊妹。当我们在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工作时，经常能够得到人们无私的帮助和照顾，使我们深深感受到兄弟民族人民淳朴的性格和亲切友好的感情。在我的脑海之中留存了许许多多永远难忘的人和事。

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是十分幸运的音乐工作者。在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的祖国大地上，各民族的祖先为我们创造和保存了多么丰富而动人的音乐！每一个民族音乐的拓荒者在田野工作中常常会对此情不自禁地发出内心的感叹。

我有幸成为这个拓荒者群体中的一员，经历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音乐生活的全过程。^①

—

1949年5月，当我离开就读的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背着一架破旧的仅有18个贝斯的手风琴参加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时，并未立志终身从事音乐工作。旧社会轻视文艺工作，“男学工，女学医，调皮捣蛋学体育，公子哥儿搞文艺”的观念，仍深深地影响着我。我只是抱着为全国解放尽一份力，在实际斗争生活中锻炼自己的想法参加革命队伍。长远的打算仍是完成工学院的学业，去做一个出色的工程师。因此，1950年当我随部队解放大西南到达重庆之后，就向组织提出调动工作、归队的要求。记得是当时西南行政

① 以上文字引用自本人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写作的前言。

区文教部一位领导同志对我说的一席话，打动了我的心，他说：“文艺工作是使千百万群众受到教育、获得欢乐的工作，难道我们献身于这项事业有什么不值得吗？”这次谈话仅仅两三个月后，一次非常难得的机遇落到我头上。1950年7月，受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政协的派遣，参加了代表政府和全国人民前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工作的中央访问团，从北京来到重庆。由于中央访问团到重庆后，发现西南行政区地域十分广大，需要立即分为三个分团，分别前往西康^①、云南和贵州三地进行工作，文艺组的人手不足，临时把我和几位同志从西南人民文工团和二野三兵团文工团抽调出来参加中央访问团。我被分配到前往贵州的第三分团，开始了七个多月深入民族地区基层的宣传、演出、采风、创作等各种活动。这是我参加文艺工作后第一次下乡，也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到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艺术。

从1950年8月到1951年3月，在贵州工作的七个月，是我深受教育的七个月。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文艺方针，以及当时少数民族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新旧社会民族关系的变化，等等，都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贵州当时刚刚解放不久，有些边远地方国民党残余部队与土匪的叛乱活动仍未平息。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50年的严冬季节，我们到达风雪交加的黔西北高原毕节地区时，百姓的生活十分贫困痛苦，常可见到公路边那些赤身露体、瑟瑟发抖的孩子；记得少数民族群众告诉我们，旧社会存在的种种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情况；记得当我们在黔东南旁海和凯里结束慰问工作乘着木船离开时，当地苗族群众沿河喊着口号，追着欢送我们好几里地的情景；记得当我们在晚会上演出采用当地民族音乐、舞蹈创作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歌曲和舞蹈时，观众极其强烈的反映；还深深地记得我们在各地初次接触到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的内心感受。甚至几十年之后我还能完整地唱出当年向民间歌手学习、记录下来的歌曲和乐曲。

在贵州，我开始学习、收集和记录少数民族的音乐，试探着尝试了第一次作曲，同时坚定了从事文艺工作的事业心，不再三心二意地做工程师之梦。工作结束回到重庆之后，1951年我试着写作了自己第一篇民族音乐的考察报告《贵州苗族音乐的初步介绍》，连载于当年的《西南音乐》第5、6、7期上；1952年我把在贵州时未能完成的歌曲《家家户户运粮忙》修改完成，发表在《西南音乐》上，并且出乎意外地在1953年中国音协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群众歌曲评选”中获得二等奖。

二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从事文艺工作已经是第60个年头，我也进入了人生的第79个年头了。回顾从事文艺工作的60年，1949—1955年的6年间，是在重庆由部队转业到地方

^① 当时的全国行政区划中有西康省，后取消西康省建制，西部的昌都地区划入西藏自治区；东部甘孜地区作为自治州划入四川省。

的文艺演出团体度过的，期间除了在贵州的工作经历之外，还在1952、1953年两次赴朝鲜慰问演出。1952年我们演出队在抗美援朝战火纷飞的情况下深入到朝鲜半岛38线附近的前线地区，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当地的朝鲜人民群众。多次夜间穿越美国战机封锁地区时紧张的心情，和满天照明弹照得遍地通明，美机在上空盘旋，不停地轰炸、扫射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1954年参加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前往云南边境地区。我奉命带着一个演出小分队离开演出团体大队人马，沿着马帮小道，骑马、步行前往国境线，然后沿着国境线逐个对边防连队慰问演出。在工作过程中我们时刻感受着年轻的边防战士们的艰苦生活和纯真的热情。沿途我们曾多次宿营在少数民族村寨，接触了不同民族的群众和他们的音乐舞蹈。边疆地区的人和事，云南多民族的民间音乐，给我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

1955—1960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原本应该是最可宝贵的和最可能有温馨记忆的学习阶段，可惜1957年“鸣放、反右”的风云变幻，使我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和打击，而且这个打击的影响延续了20年之久。

虽然在母校学习期间的后3年，给我留下惨痛的经验教训，但是母校的师德、学风和严谨、全面的音乐教育使我受益一生，为我后来从事的专业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当我后来再次遭遇困扰时，母校一直尽力给予我帮助与支持。

1960年夏，我毕业离校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文艺系^①任教。此后24年间，我主要担任作曲专业的作品分析、作曲主科、民乐配器等课程，还在1960—1961年为作曲班同学开设了少数民族音乐欣赏课。作曲班的10个同学，来自不同民族地区，在这门课程里我和同学们互教互学，请那些熟悉本民族音乐的同学为大家介绍和讲解本民族的民间音乐。其后，在民院20多年教学过程中，我和少数民族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感，直到今天，三四十年前毕业的作曲班同学仍有许多人和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中央民族学院，我多次接受文艺系委派的音乐、舞蹈创作任务，得到前去民族地区采风、体验生活的机会。20多年间，前后对苗族、侗族、彝族、布依族、蒙古族、傣族、拉祜族、哈尼族、布朗族、佤族、藏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珞巴族等多个民族，做过较长时间的深入调查。在民族地区的农村、牧区基层进行田野工作，虽然工作、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通过实地调查，直接了解许多兄弟民族的生活，收集到十分丰富的音乐资料，感到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和感受，因而非常珍惜在基层的每一天每一刻，内心充满兴奋与欢愉的感觉。这些工作的经历与感受，使我对少数民族同胞和他们的音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民院文艺系写作过一些不同体裁的音乐作品。虽然非常遗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公开发表作品和作品署名的权利，但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能够多次

^① 中央民族学院文艺系建立于1959年，1976年后由音乐教研组与舞蹈教研组联合组成艺术系，将美术教研组分出，成立美术系。其后又将音乐、舞蹈教研组分别建立音乐系与舞蹈系，与美术系共同组成艺术学院。后在3个系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了音乐、舞蹈、美术3个学院。

去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直接收集和学习民族音乐，能够参加创作活动，已经使我感到极大的满足了。

在中央民院这个体现中国民族团结大家庭缩影的学校里，校园也是我采访、学习民族音乐的场所，不同院系的许多少数民族学生是我学习民族音乐的老师，使我获益匪浅。例如西藏夏尔巴人和青海、四川阿坝藏族的民间音乐，最初就是向来自民族地区的同学们了解和采录的。当年在校园采风的录音资料，至今还被我珍藏着。我曾多次说过“中央民族学院是我的第二个大学”，这是发自内心深切的感受。

1979年春，我由云南边境思茅和西双版纳地区采风归来后，随即解除了背负20年的右派政治包袱，开始了正常的工作与生活。新生和解脱之感难以言状。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1977年我开始承担电影音乐的作曲工作。其后8年间，除了日常的教学工作之外，先后完成影片《火娃》、《孔雀公主》、《第三女神》、《爬满青藤的木屋》和电视连续剧《红岩》、电视片《非洲纪行》的音乐创作。

1977、1978年，我两次赴贵州黔东南州、广西三江县考察苗族、侗族音乐，1978、1981年两次赴云南对傣族、哈尼族佤尼人、拉祜族、佤族、布朗族、景颇族的传统音乐进行比较深入的实地考察。1980年开始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的筹备工作，关也维、马名振教授与我共同负责少数民族音乐分支的统筹和组稿。除了分支主编工作，我还承担了藏族、傣族、佤族、哈尼族佤尼人、布朗族等民族音乐条目的撰稿任务。到1984年，完成了“大百科”少数民族音乐分支条目的全部统编、修订工作。

通过这些活动，我逐步把工作重点由作曲理论的教学与音乐创作，转向民族音乐理论研究方向。

1984年夏季，调回到母校中央音乐学院。记得当时吴祖强院长征询我对工作安排的意向，问我是去作曲系还是音乐学系，我提出希望去音乐研究所工作。此后，我的工作重点明确地转向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把作曲理论教学和音乐创作作为次要性的活动。1985年和1993年，先后开始筹划招收音乐学专业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的硕士生与博士生。

由于在中央民族学院多年的工作经历和对民族地区的了解，我深知少数民族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因此把本专业方向的招生对象，定位在尽可能招收、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同时也招收部分有志于从事少数民族音乐教学、研究工作的汉族学生。20多年来，已经先后培养了20多位硕士生、博士生和外国留学生。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学生，包括白族、纳西族、蒙古族、满族、达斡尔族、布依族、土家族、藏族、彝族等诸多民族。

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教育与人才培养水平与内地存在着事实上的差距，培养少数民族的高级专业人才是一项雪里送炭的工作，是推动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加强民族团结极其重要的一环。培养少数民族的高层次人才去研究本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将能够使我们对各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与研究更加深入。作为汉族教师，少数民族高级专业人才的选材和培养工作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为自己能参与这项工作，为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事业贡献个人微薄之力，深感愉快和自豪。